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修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

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勦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驍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

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責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

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

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

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

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

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

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

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

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

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

丹徒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

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
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
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
濟繇從之

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
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
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
殺皓代領郡事

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
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楊人初
聚眾數百往依徐州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

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
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
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
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
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
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
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
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
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
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心

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荀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

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出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

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補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

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

安所先生云廷儀洞
論武侯所以有勳
引聖人之嘲

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
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
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答
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
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竒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
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
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
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
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
二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
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楊

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
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
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
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
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
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
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
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
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
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

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鈞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違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

後宋李

書經史生云為落

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三

贊

耳字從宗

觀租布一則
宗與貢同義無
可疑者

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附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

豫章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

中戰支費樓芬

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沿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迹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脣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芬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芬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四

良

京師事賴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
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爲郡督
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
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
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
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
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
守次弟徐聞令勸領九真太守勸音干鄙弟武領海南太
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
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

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
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
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
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
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
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
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
以水含之捧其顛搖稍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
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
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
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
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
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
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
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
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
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
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
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

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
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瑋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
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
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趾以南爲交州戴良
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
行到合浦而燮子微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
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微使迎良微怒笞殺鄰鄰兄治
子發又合宗兵擊微微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
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微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
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
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微說令服罪雖失郡守

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萬曆丙申四月二十七日校

夢禎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志

國志四十九

萬曆二十四年刊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表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

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窄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卽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迂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譖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按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

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卽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嬰漢尚書郎徐令

嬰子承撰後漢書稱嬰幼以仁孝爲行明達有令才嬰弟

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滕 吳範傳作魏

勝 勝柳悅傳

三國之君皆不知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婿猶子之此權晚年所以能嗣不也

吳郡太守謝昂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舩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渾也

琨具啓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現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楊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為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在仕丹楊寬仁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眾乃復用景召琨還矣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漢丹楊郡蓋湖縣東晉改名于湖于之於行

在子吳字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

繼室之名於時已謬故妻君于所悞

因葬焉休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表夫人等甚衆

吳錄曰表夫人者表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

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

者六七八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擇全端全稔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巴當故不復
廣言

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
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
為太子時全主諧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
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
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
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
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能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
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
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
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
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
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
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
丹縑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
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
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
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
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
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

權納孫休妻
其甥

三

五

五百六

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

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甲申有渡海即
不君民間之說言
非朱氏子立者福
卿字仲漢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

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

父植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孫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踈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

林後字植
言後字五

北來字作

現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喬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

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正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

四推宗本傳

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表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表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任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曷瑜皎與謙曷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緜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爲衆所附至

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

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
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
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
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
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
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
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
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
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
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
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
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

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
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
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
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
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
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
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
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
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
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
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

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奭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尊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奭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奭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奭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

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鉄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奭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奭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

亭林云孫亮太平二年孫綝殺孫資呂孫時適於馬芝柳之甘孫之手魏志甘霖二年以孫壹為侍中

孫壹字伯陽父美字聖壹堅同產兄也壹早失二親弟輔嬰孩壹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壹去吏從征伐堅薨壹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表術徙壽春壹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資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資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資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資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資景還

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如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資字伯陽父美字聖壹堅同產兄也壹早失二親弟輔嬰孩壹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壹去吏從征伐堅薨壹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表術徙壽春壹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資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資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資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

東渡助資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資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資九江太守資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江表傳

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資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資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表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

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資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資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資弟輔領兵

徑字奉 文德字本 作孺

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之病卽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攻績脩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

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

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善心卽解燮用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有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

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爲阜陵長亦見江表傳

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

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

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

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

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

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

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

九歲無領郡程
題脫十字

賁曾孫以下另
起

參軍是時賴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旣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劊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

治既舉權漢奉

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昉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
司空辟

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
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率為左右邊
鴻所殺鴻亦即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嬀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
傳中

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

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

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

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
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

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
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

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 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

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郎
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

恐伯松自字子喬
非指伯松也述親
良卷之及自取

孔明為之感涕則
言信吳情其言早

五百一十二
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

降爲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

按行字本
毛本作提

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
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
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
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
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
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
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
或能譏平皮柄反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
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
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

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
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
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
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
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
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馮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楊皆禮致之覽為
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
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
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

覽員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六

十一李

廣約注文士傳有
馮覽

權令之子
有誤

吳歷曰：馮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言：「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又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

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耳。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言：「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

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去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卽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渡遠將軍永安元年卒 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相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相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

山盈谷相投乃奮命與遜戮乃備遂敗走相斬上堽道截其
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相尚
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相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
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相弟峻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
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
慎鎮南將軍慎子承字顯世 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
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
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
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令宗室丞顧榮疇也
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
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丞字顯世

丞字顯世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
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
云

萬曆丙申三月初一日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侍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

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
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
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
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
也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
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
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
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
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
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
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
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偕南渡江孫
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
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
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爲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
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
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
之

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
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安臣先生云策
若直非權可也

吳蜀之主其托何
後孤弱皆有自取之

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爲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逮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於吳王信作札
昭作節當有一誤

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寒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 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

安陸先生云松之言
祖者程但恐此則
曹氏革命不待
昭亦被關華為
昭命已亦何有
漢耶

厄運初邁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異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

飲也後作

史記卷之...

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

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往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

史記卷之...

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
焚滅豈不悖哉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
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
臨弔謚曰文侯

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
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
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
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
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高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
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

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
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
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為驃騎
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
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
為人壯毅忠謹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
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
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
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
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

周昭論中作文
與款義為協

從御覽

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

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

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爲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

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

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休素所忿。

吳錄云：弘會稽人也。

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焉。

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

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
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
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
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
學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
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
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
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
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
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
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
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
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

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
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
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
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
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
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
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
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
漸作威福遂造作推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

國體者本堂之死
于此益多所展矣
多精不使堂傳書
其情則題大白樹前
事而國內之矣

高行先生云徐泉
之評可笑

引季武子事不倫
不考子產地異也
子產稱鼠之非子
皆強家信亂之
急除之以防他交
也

趙泉善別生死

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
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
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
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
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
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
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
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
之事邪但階門戶之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
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
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免遣 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

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
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
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圍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
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
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
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叙本無私恨無所為嫌故詈
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
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
叙也

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
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
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七

乙

五月九

卷之六

五百廿

因會二字後
宗奉、會
不仍行一同

以意改

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南名士仕吳為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禺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脣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啓方今畜養在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

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表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趨

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今年老致仕悌
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
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至則臨書垂涕聲
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
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
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
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
敦卜靜等皆亞焉

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
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
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剡令

白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喜議而去或結厚而
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
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
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
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諤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
程吳祭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
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
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
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諤
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
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

廣信作吳明徹
兼法用書多事
射吳起豈吾吳
何耶更考之
古書各印志
多作虞即而重
仲亦者吳仲然
名吳通也

者柳覽作看
相。報。令。作
今。獎。
程。柳。覽。

二。世。說。注

則。柳。覽。作

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蔡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微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

後宋年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

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
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懼夫人亦悟今臣所陳
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
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
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
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
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
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
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
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沉吟不
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

言其興乎 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
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

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
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
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
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
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
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
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

按孝文時侯者十
三姓高者為相封
乘殺後于一鄉嬰
何切極而共歸
會一縣此風俗通信
同之謬也

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
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
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
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

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塔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
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
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
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羸陳指歸如有未合
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
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
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
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付度之畢以呈權

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
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
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
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
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
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
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
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晟曰奄聞旗鼓來
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
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
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慙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
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及昭烈之時以不義
討賊則人心尤易
移動子瑜之言至
也服服或新何痛也
之類可以死元者乎
後德和和權二漢
賊也則誠非若此而
論於斯時也責以
持角討賊回外乘
惡告諸天地騰書
連進為父祭相曉示

秦川善克國中漢
事可復稽印稱藩
矣
關河謂關中河內

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臣松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

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

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

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

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

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

載之於篇寔為辭章之費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

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

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

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

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

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

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

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

今豈當有此乎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

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

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

知卿意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

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

行之以意改

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
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爲功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
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和
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異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
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
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
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
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
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徒之於操萬不及也今獻之不如
不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
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

御時老本此
將御
不至以意改

分字冊者作
全字字乃作
則字改
括兩字之

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
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
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
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
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
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
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
更相陷對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
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
柄而不離刺轉相躡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
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
也

臣松之以爲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爲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爲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昌豈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

生子不舉此非人情見
余不通云檢云振信
可也

天不祥漢武使不同
乃兄之壽

疑帝以融部曲更士
秋附之疆外軍事
下秋冬

赤烏四年年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歛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

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更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鞠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

毛本誤同
疑字從字
本

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

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香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食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

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

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峻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爲當時英俊

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

吳書曰權爲徐州牧以騭爲治中從事舉茂才

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騭上益陽備旣敗績

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淠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吳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吳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騭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未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

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

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
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

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勵曰臣聞人君不親
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
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
載車齊國旣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擗三傑以興帝業西楚
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
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
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
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
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榘挾細微吹毛
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

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
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
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
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
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
務在得情騰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
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
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
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
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
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
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

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平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此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隲所言云每讀步隲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有疑作与以沙囊塞理也

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一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眾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都督西

隱者君子之名
而三官相持不
能守正剛之作
逆政又修缺即

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
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
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荆
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
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賴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畷
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
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
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
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
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
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
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

孤家

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
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
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
俱一揆也昔丁謨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
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
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
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
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
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
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
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
座榮不足以自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

柳史下正
係字勳下
傳字

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趣惟篤人

字本本並作叔嗣叔嗣字元遜

將受十百狀誤

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萬曆丙申二月三日校

夢禎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三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耻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遺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木晉實用之

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絃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絃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絃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欵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絃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絃為九江太守絃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

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絃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絃輔權內附出絃為會稽東部都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絃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絃與張昭草創撰作絃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勲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絃之部或以絃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絃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絃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絃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

元祐作美

張公東部

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遙
 領所職孔融遺絃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
 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
 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向為愁歎耳道直
 途清相見豈復艱哉權以絃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絃
 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
 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
 昭曰張公絃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後權以絃為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絃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
 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

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
 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絃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
 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搃
 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
 懷霸王之計權納絃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絃又諫曰
 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
 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
 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
 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絃建計宜
 出都秣陵權從之

江表傳曰絃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

毛本後批

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關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

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聞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緣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其易同之歡

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

安臣先生云可視切
中千古之膏肓矣

安臣先生云治公已
諸權終身仍業矣
於古名官不但施
之一代也

國廷作語

人廷作仁

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柸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絃。

玄子尚

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

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皓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晏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

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

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騎上馬墮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爲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爲尚書令後卒

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相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

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
 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
 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
 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
 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
 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
 云

吳錄曰崇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
 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
 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
 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

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
 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
 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
 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為
 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
 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
 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
 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
 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
 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
 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

程宗奉

宋書歷志云吳中書
 令闕澤受利洪範
 象法于東萊徐岳
 宜以河放和氏用乾
 象歷至于吳亡

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闕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卽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太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爲長幼也微耳。

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楊唐

固亦脩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

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遂改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旣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

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
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
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
句身
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
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
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於吳陞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
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
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
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

此文考與韓退之
送鄭尚書序亦
安序先生云叙次
粵甲本末甚詳文
辭更極優贍

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
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
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
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
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
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
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
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
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
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
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
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

萬曆二十四年刊

詳言為禕
見元核作具
據自錫光任
延至此尚未及
三百零四字
然二字一說

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
 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
 角瑋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
 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
 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
 髡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
 豐糲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王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
 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
 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
 多以鄉人虞襲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
 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

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
 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
 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
 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
 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
 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
 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
 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福福尤甚今
 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
 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
 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
 假其威寵備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三

黃明

五百五十五

所字何
 賴字程母府
 毛本多字下
 賴字何
 卓元板作

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木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

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

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

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

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資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

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

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

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

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

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旣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

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

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

左傳傳良夫世衣
杯衣杜後注學衣
君服

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
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
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
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
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
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
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
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珣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
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
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
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

及其是之謂乎

珣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
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
領少傅建衡二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
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縣縣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
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
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
拯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
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
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
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
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

左傳傳良夫世衣
杯衣杜後注學衣
君服

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嚴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

令下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

邵令先薛道言皆不幸而有文

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楊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丙申二月朔清晨校

夢禎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

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

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

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

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人上後堂與

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

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

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

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

後漢書

後漢書

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表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

丹楊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

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

此本

元板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
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
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
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
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令將軍承父兄餘資
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
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
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
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
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
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
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

安序先生云後論
英偉

安序先生云先王使
身父事孔明其母使
身父事公瑾安得不
全子孫榮業而安于

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

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

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

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

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

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

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

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

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字奉子也懼
天故作權得
之

士風元板

安序先生云三
據所記名其為賊

萬曆二十八年刊

五頁七
五頁七
五百七

安撫先生云可謂
莫若餘策與諸葛
多見存將軍後土同
小異六所謂智謀之
士所見異同者

安撫先生云英傑
卓犖宜終濟大
業也

此則多取諸葛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
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
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士已
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
楫爾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
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
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
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
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
漢自立矣徒忌二表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
也

可安撫先生
生政同

久字從通德
補宋奉省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
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
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又疲
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
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
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
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
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
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
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
孤當與孟德決之 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

于時周瑜使鄱陽蕭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不云肅先有謀殆爲攘肅之善也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道然

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許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燔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

安侯先生云言火之
死燥極其燥燥則言
飛揚之反絕滅之說
也

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
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
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
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
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
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
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
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

安侯先生云規圖劉
益及劉曹劉之策
者其美其英其物也

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
仁由是遂退權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
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
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
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
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
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
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
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
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
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
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九
吳實

發走卒說
船往後直德
候以意改
榮是本說

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

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

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

安序先生云玄德
深得濟人之術可畏也

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舡
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
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
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
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
舡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
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
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
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
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
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昔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

安序先生云不敵言定
科破曹事蓋權晚節
任數多精微情美
而遜不墮後年信感
論皆待極上之意
善測機心者但此自是
權極欲結美之志解
費耳

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
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
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
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
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
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
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
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懇
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
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
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

安國先生三度居必
有言父者年之切
後論上國者故權恨
之此亦非但以此法自
可成何至廢絕也

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恣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驕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

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楊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

安序先生云。果可
李且存此心。則上書
接之心也

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楊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相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

安序先生云。六計上
瑜相以此時何傷
便知為身計。臣亦
事後傳益之詞也

安所先生云人懷此心極知前久矣五種

安所先生云權此時

安所先生云前始終本計欲與劉氏

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與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毋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

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曰。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

曰向察衆人之議專一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各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 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

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安得定云周瑜在則可也周瑜者權必不能得者孫也孫也即志吳身子敬之筆未考也

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所食之

秋至尊垂慮之日也曾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其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仍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翼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隣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旣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

蒙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曰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勦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

本傳曰邀會吳書曰趨就激吳

宗帝親

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隙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

答

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既受命不若而結如孫氏專力治操惟子敬克階級也

徑御覽

諸象元極

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悲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

此舉微且為
人督兵

薄者欲并合之蒙陰除費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曰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臬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甲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

十一卷元

卷元

卷元

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感擊獲馬二百匹
 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信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
 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
 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
 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
 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
 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
 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
 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
 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
 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

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
 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
 明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
 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
 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
 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
 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

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
 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
 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

肅受生云夏之子孫

三史似指國語史記漢書

蓋指史記漢書

孟德自修史見此于初後援引

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能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月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

孫氏自武王長子
守討平區星任用
又趙統守付零桂諸
公全吳國三郡懷之
孫書即下惟以昭烈
孫人心不北受未服
子孫氏也子明教小宜
侍貪天功於

聞城已拔仍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
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
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
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
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
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
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鄢載南
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
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
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
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鄢

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
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
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
中魚其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
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
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
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
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
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
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
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
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

六百八元板
六百八

一鶴大人不知
有日書事

是亦不祀書
字之皆存書

每怪史記云人之誠見
去行不同此其專在
其詞據而辨諒者則
亦為忠矣
魏取荆州是亦本謀
此指之語多不可信
據襄陽取荆州後
何襄陽是白帝在蜀
璋何緣便多往任乎
此時當在流四十年
作計一旦僵仆也

高祖之死在建安十二
年魯尚致于十年
後而此云方新破諸
袁據集此真不事
稽中即亦陳此計在
代肅之先肅之亡不
得遂在河北矣甘矣
惟笑之難也

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
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
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
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
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
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
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
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
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
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
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
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

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
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
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
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
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
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
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
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
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
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
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
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

盡伏其精兵艣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中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觀仲翔之厚者則吳書為不審矣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

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青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人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是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

安原先生云失策在此

安侯先生云得此遂令
仲謀稱臣子桓責其質
桓朝恭正桓祖向非安
生君臣天義已定難後
原委和親者則白帝之
成不撤東山之始不情
播之折石入親不久矣
蒙撤幸之第六點矣
我安可成敗論事而
謂魯子之策真短于
蒙乎

權真有勾踐之風雖
晚謬多精于時款不
九盡死得乎

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

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

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

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

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

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慄慄欲數見其顏色又

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

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

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

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

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

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

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

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其寧麤暴好

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

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

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

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

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

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

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
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

安臣先生云此策
六志為短蓋荆州新
附其勢宜務子而
相相爭北教之利
按魯各以其時當
標氣亦哀慶必其
湘者共創代結好以
不其勢及孫老而三
年吳之志是為其勢成
不能全上非非所
以立國也

子敬作軍於此
敗之法二人相是相友

論音細務而與舍
國立論者只孫取南
即六補其也

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
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
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
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
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
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
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
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
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揆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
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
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

毛作東下宗
李之說夏

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
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周子瑾年三十六魯子敬四十六呂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吳盟尚固義舉
而漢室復興矣此孔明所以發哀也

丙申二月初七日校完

夢禎

吳志

卷之

六



